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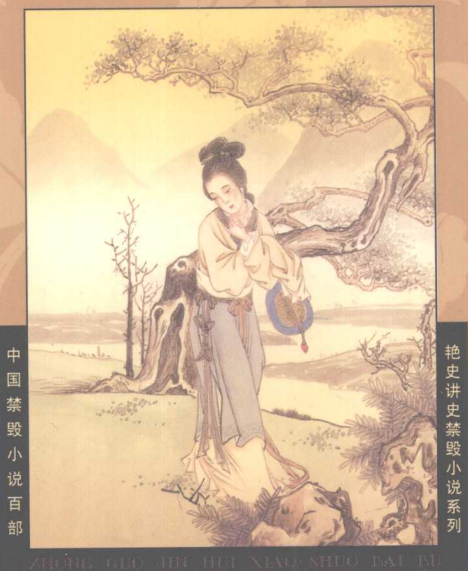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樗机闲评

Tao Wu Xian Ping

下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《樗机闲评》全称《绘图樗机闲评全传》。
评述了明天启年间史实，多少带有怀悼明朝的意思，
因而在清代遭禁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评 闲 杌 涛

下 册

[明] 李 清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艳史、讲史卷.4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387-1777-3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1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5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艳史讲史系列(四)

作 者: [清]不提撰人

丛书主编: 杨 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500 千字

印 张: 196 印张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77-3/I · 1682

定 价: 536.00元 (全套共20册) 单册: 26.80 元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

隋炀帝艳史

武宗逸史

禅真逸史(上下)

禅真后史

● 梅机闲评(上下)

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辽海丹忠录

樵史演义

前七国志 后七国志

反唐演义全传

北史演义

洪宪宫闱艳史演义 武则天外史

赵飞燕外传 赵飞燕别传

西太后艳史演义

武则天四大奇案

龙图公案 新民公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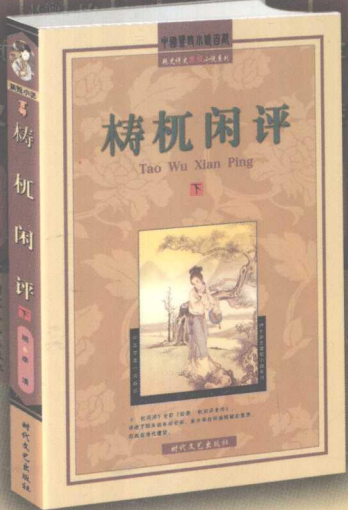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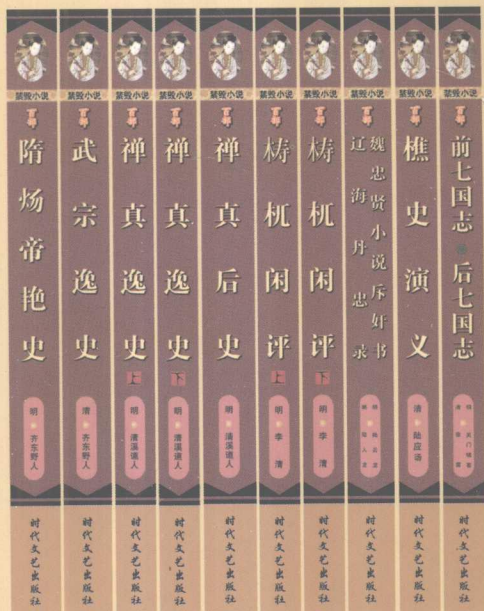
四大美人艳史演义 第一美女传

说岳全传(上下)

巫梦缘 巫山艳史 换夫妻

图书策划: 杨 光
责任编辑: 姚佳余
装帧设计: 小 曼

本册定价: 26.80元



第二十三回

諫移宮楊涟捧日

誅劉保魏監侵權

词曰：

名利中间底事忙，何如萧散与疏狂。给来玩水游山券，上个留云借月章。诗万卷，酒千觞，大开白眼看侯王。蝇头蜗角皆成梦，毕竟强中更有强。

话说进忠与印月哭了多时，秋鸿劝道：“太太病才好些，不要过伤。”二人才各收了泪，共诉离情。进忠道：“我当日被老七误了，当日他出京时，我原说若你嫂子到宝坻去，务寄一信与我。谁知他一去杳无音信，使我终日盼望。后来在京中，又为了官司，把钱花尽了，十月间才得脱身。及到姨娘家，说你八月间回去了。我见遇不着你，就要回家去，姨娘苦苦相留，直过了年才得起身。及到了涿州时，又被贼偷了行李，盘缠全无。因此恼出一场病来，流落了，不得还乡。”秋鸿道：“你花去了银钱，失去行李，怎么连那话儿都不见了？”进忠道：“是后来害厉疮害去的。”印月道：“老七回来，拿了些银子，日夜在外赌钱，连遭了几场官司，公公气死了，婆婆受气不过，又嫁了。蓟州住不得，只得搬到我家庄上住了几年。母亲去世后，田产都被房族占去，兄弟幼

小，守不住，只得搬进京来。他依然终日去赌，撑持不来，只得叫我就了这着。过了四年，厌物也死了，小爷没人体心，常留我在宫中不放出来。孩子又没人领带，遂将秋鸿与老七完成了。我只道今生没有相会你的日子，谁知今日相逢，亦是奇事。”

丫头捧了茶来吃了。秋鸿道：“太太劳碌了，可吃些粥儿。”印月点点头，丫头忙移过小桌子来、摆下肴馔。金镶盏内盛着香白米粥。印月手颤，进忠捧着与他吃。吃了一杯，放下问道：“哥哥可曾吃饭么？”进忠道：“没有哩。”印月叫备饭来。丫头重新摆上饭来，秋鸿陪着吃了。进忠对印月说：“你歇息歇息，我再来看你。我来了好一会，要回去了。”秋鸿道：“你有甚事这样忙？再谈谈去。”进忠道：“孙掌家约了我的，恐去迟了要怪。我明日告假出来玩些时。”

正欲起身，只见卜喜儿进来，见了进忠道：“你好人呀！就不叫咱一声，哄我那里不找过，孙老爷也着人寻你哩。”又对印月道：“巴巴好了，进去罢。”印月道：“才略好些，还起来不得哩。你这小油嘴儿倒看忙了。”卜喜道：“你病着，咱们被小爷都殴杀了，终日家猫嫌狗不是的，不是打就是骂。今日又变法要三尾玳瑁鱼，各处都寻不出来，又要挨他打哩。”印月笑道：“你闲着屁股不会打的。”秋鸿道：“你好个东宫侍长，活羞杀人，两条鱼买不出来。”卜喜道：“若有得卖，不过多与他些银子罢了。”秋鸿道：“一万两一条，我代你买。”卜喜道：“一两一条也罢了。”秋鸿道：“不要钱，磕个头儿就舍你！”卜喜道：“若真，我就磕你的头也肯。”秋鸿道：“你磕了头，我把你。”卜喜道：“你拿了来，花子不磕头。”秋鸿道：“先磕了头，我才拿出来哩。”印月笑道：“你又来没搭撒了。”向卜喜道：“你只问他要。”卜喜

儿真个朝他作揖。秋鸿笑着往外就跑，被卜喜一把扯住，道：“好七娘！与我两条罢。”秋鸿道：“果真没有。哄你玩的。”那孩子便没头没脑的搅做一团，衣服也扯碎了。秋鸿嚷道：“这是怎么样，莫要讹！”进忠笑道：“谁教你惹他的，有便与他两条儿罢。”印月向卜喜道：“你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卜喜才丢了手，气吁吁的坐在床沿上。

印月道：“头都蓬了。”伸手去代他理好了，道：“鱼便与你两条，你回去不可说我好了些，只说还不能起来哩。我再等调理几日，内里实在些，才得进去。你可偷个空儿来耍耍。”卜喜道：“在我，小爷只是有了鱼，去哄他顽几日再处。”印月道：“秋鸿，你去把几条与他罢！”秋鸿道：“真个没有。”进忠道：“你还是这样狠，专一勒掯人。看我面上，与他几条罢。”秋鸿道：“苍蝇包网巾，你好大面皮。”印月道：“不要顽了，恐小爷要寻他。”秋鸿道：“原说要磕头的。”进忠道：“我代他磕罢。”秋鸿道：“你的狗头，就磕一百也算不得一个。”卜喜道：“我也不要你的，我自会叫小爷来替你要。”秋鸿道：“好个措法儿，你就叫小爷来，我也没得。”卜喜道：“我只催巴巴进去。”印月道：“快打发他去罢。”秋鸿才笑着往后走。

进忠同卜喜跟他进来，到屏门后，一道斜廊，往后去，又有一重小门儿，进来是一所小小园亭，却也十分幽雅。朝南三间小，槛外宣石小山，摆着许多盆景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檐廊下器十数笼各色雀鸟，一见了人，众声齐发，如笙簧并奏。天井内摆着几只白磁缸，内竖着小小的英石，青萍缘藻之下，尽是各色金鱼，翻波激浪。卜喜儿见了，满心欢喜。秋鸿取过青丝小网儿来，罩起四条玳瑁斑的鱼，都有五六寸长，拿了个白磁小缸盛了，朱红架子托着。丫头拿去

与印月看过，交与卜喜，同进忠相辞上马，从人提着鱼回宫去了。

次日，进忠告假回私宅，备了许多礼物送与印月、秋鸿。二人终日在他家玩耍；朝欢暮乐，极力奉承，怎当得印月春心甚炽，那里禁得住？只得叫几个苏杭戏子来，尽他轮流取乐。卜喜儿不时也来玩玩。不一日，七官也倒来了，大家浑闹做一处。

早又过了两个月，忽皇后不豫，小主无人看管，一日内就六七次来召印月进宫，使者络绎不绝。印月无奈，只得收拾进内，随侍小主。进忠也来奉承，凡小爷一应服食玩物，俱是进忠备办；二人日日相偎相傍，内里细事都是卜喜儿传递消息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又过了数年，皇上大渐，于四十八年七月杪升遐，是为神宗，深仁厚泽，流洽人心。贤者不忘圣德，有诗赞之曰：

农桑不扰岁常丰，边将无功吏不能。

四十八年如梦过，东风吹泪洒皇陵。

文武勋戚大臣，于八月四日奉皇太子登极。发政施仁，克绍前烈。首释刘光复于狱，起用原官。次取熊廷弼，宠赐蟒玉，经略辽阳，以期恢复。励精图治，万几无暇，凡内外一切表章，件件亲阅，犹恐下情难达。一月间，施惠政四十余事。谁知天不慳遗，四海无福，圣躬过劳，致成脾泻不起。太医院用尽良心，不能痊可，下询草泽名医进方。有鸿胪寺寺丞李可灼，与专管药料的太监崔文升比邻交好。文升见自己终日用药无效，便去与李可灼计较。可灼入内，取出

红丸药六七颗与文升道：“此丸乃异人传授神方，专治虚脱之症。虽至危殆，三服再无不愈的。此方以女子红铅为君，百发百中，管你见效。”文升拿了丸药，竟至宫中进御。皇上服下，觉稍稍精神清爽，口称忠臣者再，命赐可灼金帛。俟诸臣退后，可灼复进一丸。谁知不数个时辰，至次日遂大渐了。果使二臣有神方妙药，可以起死回生，亦须具奏，俟太医会同文武大臣议定，依方修合再用；而何以小臣近侍，轻率妄进，如此遂成千古不白之案，可胜罪哉！

次日即召诸臣及众臣才齐集朝门，时龙驭早已上宾矣。是为光宗。恺悌君子，有道圣人，仅一月而崩。时贤有诗悼之曰：

廿载青宫育德深，仁心仁政合天心。
皇天若假岗陵寿，应使青流四海春。

九月朔日，光宗升遐。因皇储未定，中外纷纷。此时英国公、成国公、驸马都尉及阁部大臣，俱因应召齐集在乾清宫外。只见管门的内侍持挺拦阻，不放众臣入内。情景仓皇，各怀忧惧。惟给事中杨涟大声道：“先帝宣召诸臣，今已晏驾，皇长于幼小，未知安否。汝等闭宫拦阻，不容顾命大臣入宫哭临，意欲何为？”众大臣皆齐声附和，持挺者方不敢阻。众官遂进宫哭临，至大行皇帝灵前行礼。

哭临毕，即请叩见太子。良久不见出阁，遍问小爷何在，内侍皆言不知。及遇司礼监王体乾，众问道：“小爷何在？”体乾道：“在暖阁内。”杨涟道：“此时还不出见群臣，何也？”体乾道：“咱已屡请，都不放出来。”杨涟道：“你引路，我们同去。”于是各官跟着体乾到暖阁前，不由通报，

竟自请驾。小内侍们犹自乱扯乱嚷，只听得王体乾高声叫道：“小爷在此，各官来见！”众官急走到殿前，只见小爷素服面西而立。各官叩见毕，英国公张惟贤上前捧着右手，阁臣方从哲捧着左手，同出乾清宫，来至文华殿上，请正皇太子位。复行五拜三叩头，礼毕，群呼万岁。

原来小主不出，却是被选侍李氏阻住不放出来，要占据乾清宫，望封母后，想效垂帘听政故事，所以不放皇长子出见。及群臣固请，没奈何只得放出。又命太监李进忠拉住小爷衣服，教他对众官传说：“先帝选侍李氏，诞育皇八妹。自皇妣见弃后，选侍抚视青宫，积劳已久，理宜加封号尊隆。”即着该部速议议注。时吏部尚书周嘉谟、御史左光斗等，俱各上疏说：“选侍既非嫡母，又非生母，何得俨然占居正宫，而殿下反居慈庆宫。殿下仍回乾清宫守丧，次而成大礼。”礼部启请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，选侍封难以并举，另待选择奏闻，奉令旨依议。至初五日，选侍尚据宫，勒请封号。给事中杨涟又奏道：“登极已定，明日即登大位，岂有皇上复处偏宫之理？选侍怙恃宠灵，妄自尊大，实为非法。且人言李进忠、刘逊等擅开宝库，盗取珍奇，岂必欲尽取乃出乎？抑借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？况册立虽是先帝遗命，推恩尚在今上，渐不可长，仁不可过。宜敕令选侍内使李进忠、刘逊等，传示内廷，立候移居别殿，安分守礼。而李进忠亦当念三朝豢养之恩，及此报效，毋谓殿下冲幼，尚方三尺不足畏也。”

礼侍又奏：“选侍封号，必俟山陵已定，三圣母加号之后乃可举行。”此时众官才退至左顺门。忽遇右军都督金事郑养性，众人说道：“先帝嫔御，恩典自有定例，只宜安分；若再妄求，恐非后福。”郑养性唯唯而去。原来李选侍是神

宗郑贵妃的私人，朝臣所谓张差之挺不则，投以鹿色之剑者此也。此时选侍骄横，全仗郑贵妃在内把持；即郑氏，此时亦萌非分之望。故各官警戒养性，正是使之闻之之意。时内官传人诸臣章奏，选侍犹占据不移。

次早，忽传郑贵妃已迁入第一号殿去，选侍势孤，大惊道：“呀！郑娘娘尚且移宫，必不容我在此。”遂亲自到小爷前面诉。及至阁前，小爷已出阁去了，不觉手足慌乱，莫知所措。王体乾见其着忙，遂道：“奉旨请娘娘居住啖鸾宫，即时迁移，不得迟延。”选侍终是个女流，正在着忙，听得如此说，越发慌了，遂抱着小公主，也等不得车驾，竟徒步而行。后面宫女等才收拾起身。众内侍趁哄打劫，假倚迁徙之名，竟将内库宝物偷盗一空。时人有诗曰：

志大心高笑女流，妄希非分亦堪羞。

一朝失势徒空手，称后称妃一旦休。

次日乃九月初六日，新君即皇帝位。过了廿七日，各官吉服候朝，一个个红袍乌帽，紫绶金章，真个是：

山河扶绣户，日月近雕梁。莲漏初停，绛帟鸡人报晓；鸣鞭乍动，黄门阁使传宣。太极殿钟鼓齐鸣，长乐宫笙簧叠奏。黄金炉内；游丝袅袅喷龙涎；白玉阶前，仙乐洋洋谐凤律。九龙座缥缈缥缈，雉尾扇映着赫黄袍；五凤楼济济锵锵，獬豸冠配着白象简。传御昭容袅娜，纠仪御史端严。万方有道仰明君，一德无瑕瞻圣主。

天子御文华殿，鸿胪官喝礼，各官拜舞已毕，群臣共瞻天表。传旨：改明年为天启元年，颁示天下。礼部领旨，各各退朝。

自此中外无事，皇上万几之暇，不近妃嫔，专与众小内侍玩耍，日幸数人。太监王安屡谏不听，只得私禁诸人，不得日要恩宠，有伤至体。且自侍者老臣，知无不言，皇上亦渐有厌倦之意。魏进忠窥伺其旁，遂生覬覦之心，但自己官卑职小，难邀圣眷。因与客巴巴说道：“历年皇爷用度，都是咱们两人备办，几年间花费咱无数银钱，也只望今日。谁知皇爷一向都不理咱，未知是忘记了，还是薄情不理了。”客印月道：“皇爷不是薄情，连日事多，等有闲时，我送信与你。你可如此如此，依计而行，管你有好处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皇上在宫中无事，看着那些小内侍们斗鹌鹑。进忠也拿着袋子在旁插诨。连斗过几个，各有胜负，进忠才开袋取出鹌鹑在手，将指甲弹着引了一会，轻轻放在盘内。有个连胜的，放下便来奔他，那鹌鹑缩着头、扇着翅膀沿盘而走。那鹌鹑连啄了几嘴，见他不动口势，便渐渐慢了。那鹌鹑窥他不防备时，猛跳起来，咬着他的项皮，两三棒咬得血流。那鹌鹑护疼飞去了。皇上见了，大喜道：“这是谁的？取金钱赏他。”进忠跪下道：“是奴才的。”皇上道：“你是魏官儿，怎的一向不见你？”进忠道：“奴才因无事管，不敢入内。”皇上道：“你既无事管，可到司礼监去查，有甚么差使来说。”进忠忙起身来到司礼监，口称“奉旨查差”。文书房即刻查出七件好差事，第一件是东厂缉捕事。进忠即将七缺回奏毕，皇上道：“你领那一件儿管管？”进忠道：“奴才就管东厂罢。”皇上道：“你自去文书房，叫他们给牌与你。”恰值王安进来禀事听见，忙跪下奏道：“各差俱有资

格，管厂乃是大差。差满时即管文书房，再转司礼监掌印。魏进忠官小，且不由近侍差出，且先管件中差，再依例升用。”皇上听了，沉吟不语。客巴巴在旁道：“这老汉子也多嘴，官是爷的，由得你，爷反做不得主么！”皇上即着他到文书房领牌任事，遂不听王安之言。后人诗叹道：

奸佞之生不偶然，半由人事半由天。

当时若纳王安谏，怎使妖魔弄大权。

进忠领了牙牌，入宫谢恩。次日东厂到任，从长安门摆开仪仗，大吹大擂的，两边京营官将俱是明盔亮甲，直摆到东厂堂上坐下。在京各衙门指挥、千百户等并各营参游、五城兵马司，俱行廷参礼，各具花名手本参谒，一一点名过堂。及点到锦衣卫左所副千户田尔耕，进忠看见他却是东阿县的那人，心中暗喜。点完吩咐各散，堂下一声吆喝，真是如雷贯耳，纷纷各散。上轿回至私宅，内外各衙门俱来拜贺，一起去了，又是一起，忙了两日才得闲。

一向无事，此时正是天启元年三月下旬。皇上大婚吉期仅有一月，京师结起彩楼，各州县附近之人俱来观看。进忠做厂分拨指挥等官，把守九门，盘诘奸宄，以防不测。那些校尉并番子沿街巡缉，酒肆茶坊留心查访。

有一东厂校尉黄时，走了半日，腹中饿了，去到御河桥一个小酒店内，恰好遇着两个相知在里面。二人拱手道：“哥连日辛苦。”黄时道：“皇帝老官将快活了，只苦了咱们熬站。”三人遂一桌儿坐下，酒保拿了一盘肉，一角酒，摆下共酌，一面讨饭吃了。正欲起身，只听得隔壁有人讲话。黄时留心侧耳听时，唧唧啾啾不甚明白。过后只听得一句

道：“原说是今日巳时入城，怎么这早晚还不见来？”黄时心中疑惑，看那壁是秫秸隔的，上糊着纸。便向头上拔下根簪子，刺个孔儿张时，见三个人共饮，一个是本京人，似常见过的；那两个是外乡人，一个摊着银袱子称酒钱，内有四五锭大银子。黄时悄悄的走到门前，那人已出来了，黄时猛然喝道：“奸贼哪里走！”伸手去揪时，那人眼快，把手一隔，夺路要走。黄时将门拦住，喊道：“咱们的人在哪里？”外面抢进七八个人来，上前拿住了两个，一个跳上屋走了。众人连店家一同锁解到厂里来。

正值魏监升堂，黄时上堂禀道：“小的在御河桥下拿到两个奸细。”将前事细细说了。进忠叫上一个来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好大胆来做细作！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本京人，叫陈远，在兵部前开蓬子卖布，就是老爷衙门里人都认得，小的怎么敢做细作？今日因遇着这个相知，和他吃酒的。”进忠道：“你怎得有这许多银子带着？”陈远道：“是小的卖布的本钱，零星卖下，总倾成锭好还客人。”进忠道：“你的相知是哪里人？他来京何干？”陈远道：“他是临清人，姓张，贩皮货来京的。”进忠叫他下去，又叫那人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姓甚名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大同人，姓王名祚，来京贩药材的，现有大同府批文在下处。”进忠笑道：“你二人语言不对，其为奸细无疑，取夹棒上来！”阶下吆喝一声，把各种刑具摆了一堂。那夹棍非比寻常，只有一尺二寸长，生檀木做的。校尉把王祚拿下，扯去鞋袜，内有匕首藏着，套上夹棍，收了两绳，又是二百敲，并不肯招。进忠叫扯下去，叫陈远上来，也是一夹二百敲，也不肯招。又把二人上起脑箍来，犹自不招。又上起琵琶刑来，王祚熬不过刑，才招道：“小人原是李永芳标下家丁，因辽阳失守，散走来京，

依一个亲戚叫做刘保。因与陈远相识，故他请我吃酒。”进忠道：“刘保在哪里住？”王祚道：“他是兵部长班。”进忠吩咐收监。随即点齐缉捕人员，票仰五城兵马司，会同捉拿刘保。

已是黄昏时候，众人各带器械，都到城隍庙前取齐，一同打入刘家。刘保正与妻妾饮酒喧笑，众人上前捉住，并妻妾都锁了。入卧房内掳摇金银财帛后，于床上搜出一包书信，细看，都是辽东各边将来往的书札，惟有李永芳的多。兵马司吩咐将刘保的家小都押出来，带着书包，把家私都封锁了，着人看守。一行人齐解到东厂来，进忠坐在堂上等候，押过刘保来拷问。刘保亦称不知，把书包打开，同兵马司一一细看，都是诸边将谋求升转送礼的书札。底下又一小封，拆开看时，俱是李永芳的机密事，上面俱有年月，总是李永芳既反以后之事。进忠叫刘保到案前，问道：“你如何与反贼同谋？”刘保只是不言。叫拿下去夹，众校尉拖下去，扯去衣服，到贴肉处，搜出一粒蜡丸子来，取上来到灯下打开看时，一个白纸团儿，扯开看，上写着两行蝇头小字。众官看了，一个个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正是：劈开八片顶梁骨，倾下半天冰雪来。

毕竟不知看出甚么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田尔耕献金认父

乜淑英赴会遭罗

诗曰：

搔首长吁问老天，世情堪恨又堪怜。
良心丧尽供狐媚，佛道讹传作野禅。
强合天亲称父子，妄扳路柳当姻缘。
昏昏举世如狂瞽，废去伦常只爱钱。

却说众人看罢蜡丸内书，为何大惊？只因上写着的“于四月廿四日皇上大婚之日，放火烧彩楼为号，里应外合，抢夺京城”。进忠将刘保下了死监，着人飞报九门，仔细防守。凡一应出入，俱要用心搜巡盘诘。

次日，三法司提到刘保等一千人，当堂审问。刘保也不等加刑，便招出：“与李永芳相通，约于大婚之日烧着彩楼。李永芳以兵外应，要取京城。事成之日，封我为燕王。王祚是李永芳的家丁，同周如光先来通信，在酒店内走了。陈远是小人的表弟。二十日先有五百边兵，分头入城。”法司听了，尽皆愕然。又问道：“各门把守甚严，他们从何处进来的？”王祚道：“咱们是初十日从哈德门进来的。”又问了一遍，众人口词相同。公拟定通同谋叛大逆，刘保、王祖先、周如光俱应凌迟；陈远为从，应立决。带去收监。着东厂并